

北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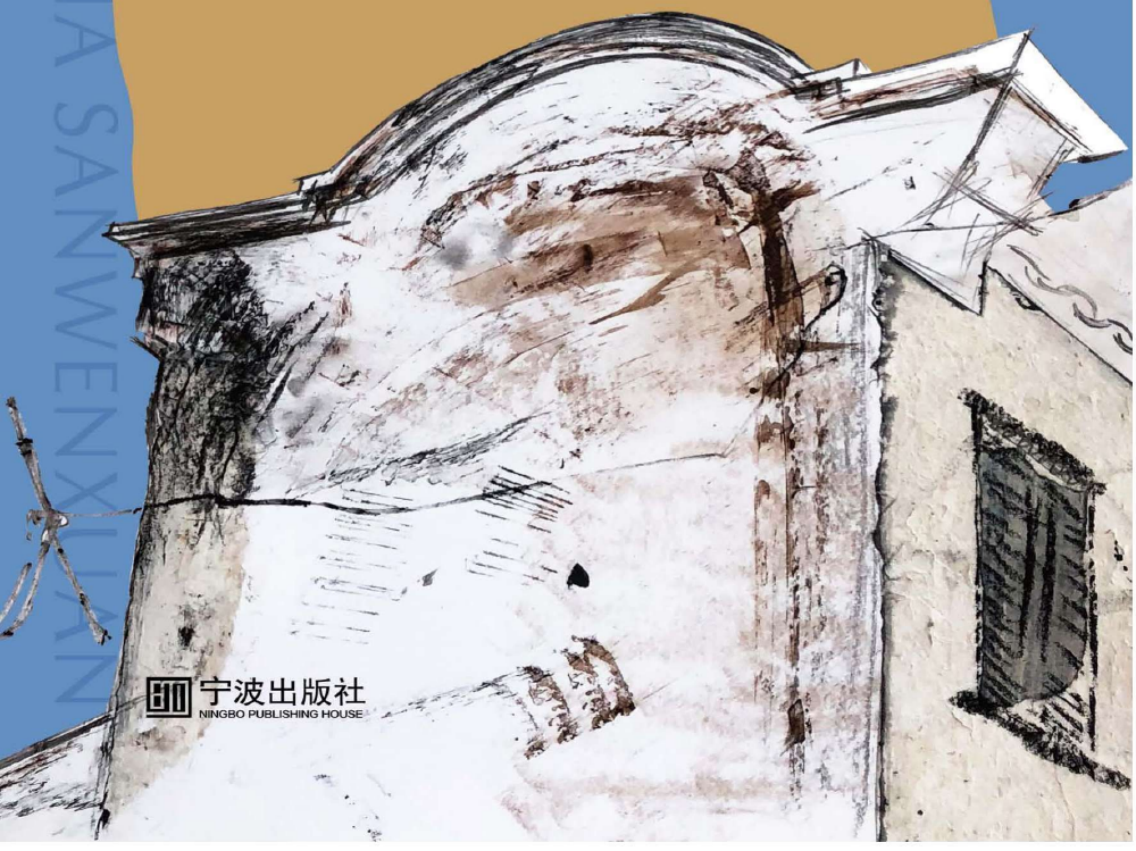
江北作家散文选

江北区作协

编



宁波出版社
NINGBO PUBLISHING HOUSE



BEIWANG
JIANGBEI ZUOJIA SANWENXU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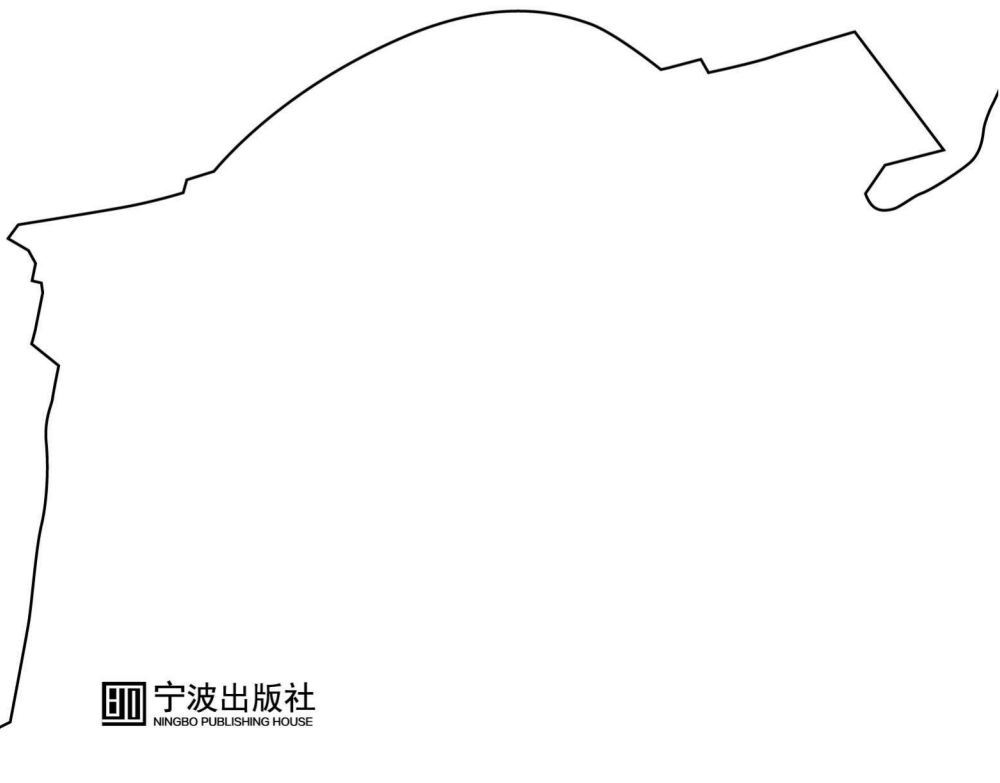
北望

江北作家散文选

江北区作协



编



 宁波出版社
NINGBO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北望：江北作家散文选 / 江北区作协编. — 宁波：
宁波出版社, 2018.12
ISBN 978-7-5526-3404-4

I . ①北 … II . ①江 … III .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 ①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62814 号

北望：江北作家散文选

江北区作协 编

出版发行 宁波出版社

(宁波市甬江大道 1 号宁波书城 8 号楼 6 楼 315040)

责任编辑 朱璐艳 张利萍

责任校对 尤佳敏 李 强

装帧设计 金字斋

印 刷 宁波白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 毫米 × 1194 毫米 1/32

印 张 5

字 数 90 千

版 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26-3404-4

定 价 29.00 元

如发现缺页或倒装，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

电话：0574-83875165

本书编委会

主 编：凌 宏 赵江滨

副 主 编：陈恩黎 杨显慧

执行主编：张落雁 蔡旭东

目 录

001	河边的女人	郭梦瑶
006	来一碗片儿川	郭梦瑶
012	大河流水	寒 石
018	逐渐老去的村落	寒 石
023	单车上的时代	胡苏珍
032	猜猜找找游雁荡	胡苏珍
038	约克,约克	金 铃
042	昼 生	金 铃
046	社戏,乡村	刘 畅
049	旧日子的守望者	梅海群

055	我的小树林	梅海群
061	济英桥	沈瑾瑜
064	沈圣璋与茅洲桥	沈瑾瑜
068	“爱的花”严幼韵	翁晴为
079	在爱情里生活的林徽因	翁晴为
099	秋冬物语四题	谢良宏
111	最忆家乡的杨梅	谢良宏
115	文字是最长情的陪伴	张 存
121	我在这里啊	张 存
130	诗人赵瑞蕻逸闻一二	赵江滨
137	远去的诗人 永恒的歌	赵江滨

河边的女人

● 郭梦瑶

家里很早就跟着时髦，添置了一台全自动的洗衣机，可以洗干净衣服后再脱水甩干。整个过程只需要四十分钟，着实省了力气和时间，方便不少。

但是母亲洗衣服却不喜用洗衣机，她嫌洗衣机洗不干净还费水。她也不喜在家里洗衣服，觉得洗衣服的地方太小不舒服。她最喜欢去的地方是家旁边的那条河，每当下过雨，河水涨满了，她就高兴得不得了，把雨天攒的衣服一桶一桶地收拾出来。一边不停地向我们讨着脏衣服，一边咧着嘴用唱戏的调子说着：“哎呀，哎呀，多好的水啊！”那样子，就是个见了玩具高兴得合不拢嘴的小孩儿。

于是，常常见她在某一个雨后的清晨，一个人左手挎着一只大塑料桶，右手拿着一个大盆子，穿着绿色夹绒橡胶靴出门了，嘴里还念叨着那句“多好的水啊”。有时候她还没

走出院子，遇到了熟人，在家里就能听见她扯着嗓子打招呼：“我到河边洗衣服去嘞。你不知道，刚下过雨那河水里的水有多好，可干净嘞，洗起来多舒服啊。我都到那里去洗的，你以后也去那里洗，洗的人可多了。不说了，我先走了啊。多好的水啊。”于是，我们家新买的洗衣机还没工作几次就面临了下岗的危机。仅有几次轮到它大显身手，那定是连着几天没雨，或者天太冷下不了河，再或者就是母亲不在家，父亲和我负责做家务的时候。等母亲回来，一看洗衣机开着，少不了挨她几句唠叨和挖苦。

我不常跟母亲一起去河边洗衣服，我嫌水脏，也嫌弃在河边洗衣服的方式，觉得母亲多此一举，把自己弄得太累又浪费时间，在我看来用洗衣机洗方便多了。但是，我却不嫌弃她洗出来的衣服，因为母亲洗出来的衣服比洗衣机洗得都干净，还有着晒干后混着洗衣粉、尘埃和阳光的清香，穿着十分舒心。偶尔天气好的时候，心血来潮想跟着母亲去河边看看，却被河边的那阵势给吓了回来。一群中年妇女，也有一两个刚过门的新媳妇，沿着河岸拥挤地一字排开，身后是一堆又一桶的衣服，手上搓着、揉着、用刷子刷着，嘴上则左右互相闲聊着，说到兴奋处则一起咯咯地笑，碰到说话没遮拦的一不小心戳到了谁家的痛处，就是一阵沉默，直到有新的

人来了,某些洗好衣服的走了,才又开始忙着打招呼或送别,恢复了热闹。

唯一一次跟母亲一起去河边,是秋天的一个晚上,她惦记着下了好几天的雨后那河里涨起来的水,非要大晚上出去洗衣服,我怕她一个人在河边不安全,所以不得不陪着她去。我没下水,因为没穿橡胶靴,秋天的河水已经很凉,脚丫子受不了那股钻心刺骨的寒气。母亲让我在岸边高点儿的地方待着,我就坐在台阶上玩,无聊了,就抓起脚边的石子儿用力扔进河里。“咕咚”“咕咚”,扔得好,水花小,声音闷,扔得不好,水花溅母亲一脸,惹来母亲刺耳的呵斥。

月朗星稀,月光如水般温柔地淋在母亲的头上,顺着她卷曲的发落入河里,散成点点光滴,光滴再化成圈儿一波一波地漾开。她麻利地撩起一件碎花衬衫,手一扬,衣服就画了个弧儿被甩出去,跟着洗衣粉揉出的泡沫星子,一齐在空中散开,最后整件衣服就平铺在水面上。她手再一回捞,左右来回甩动几下,待衣服不出沫子了,手带着往上一提,两手麻溜儿地把衣服绕几圈使劲一拧,一件衣服就这样涤干净了。整套动作优雅流畅,像是写毛笔字般酣畅潇洒,舞蹈般婀娜多姿,竟看得我恍惚痴迷。而母亲身上反射的月光凉辉,更使她显得慈祥平和,像极了油画里顶着圣光的圣母玛

利亚。远处河面上，是顺着母亲的手劲儿甩出的一溜泡沫白烟儿，凝滞在秋夜沁凉的空气里，混着乳白色的月光，更加朦胧，不可名状。哗啦啦的流水声，沙沙的揉搓音，衬着夏虫哀凄的绝唱，凝结在水面，织成了看不见的网。“啪”的一声脆响，衣服打破了水面，震荡着空气产生了回音，时空霎时变得更加神圣空灵。

岸边不时有几个人赶夜路路过，其中有一对夫妻，女的看见母亲在洗衣服，又看见了月光下通透见底的河水，不由得感叹：“多干净的水啊！”旁边的男人听了，不屑地说了一句，“干净什么干净，现在的河水最脏了。”女的听了很不服气，“哪里脏呀，你看多干净，洗衣服什么的多好啊。”“就是脏！”女的没再搭理那男人，两个人快快地走开了，消失在了黑夜里。母亲自然全听见了，等他们走后，愤愤地咕哝了一句：“哼，这水还脏，再没有比这水更干净的了！”

没多久，母亲就一个人洗完了一大桶衣服，唤我帮她拎桶。走在路上，母亲高兴地说：“哎呀，这么好的水，我可以再洗一桶。咦？你是不是还有条裤子没洗？我等下回去再收拾一桶来洗。”我听了，立马笑着打住她，“哎呀，就那一件衣服你还拿过来洗，不嫌麻烦呀！你这人真是的……”她听了，看着我不好意思地咯咯咯笑了起来，声音越笑越大，我看着

她那天真的样子，不知道是该气还是该笑，最后竟也忍不住跟着她笑了起来。

无尽的日子里，不计其数的衣，母亲就用一双手尽力维持着这个小家的干净和体面。

我想母亲留恋的或许不是那条河，而是从前像河水一般潺潺的日子和被儿女需要的生活。后来我就故意把衣服都留给母亲洗，母亲也会装作不愿意的模样，嗔怪我几句，说我那么大了该自己洗衣服了，但是最终还是顶不住我的软磨硬泡，半推半就地收下。其实，我并不是故意劳烦母亲，而是想尽一份“老莱娱亲”之孝罢了。

来一碗片儿川

● 郭梦瑶

“张师傅，来一碗片儿川！”

当我正在犹豫要点些什么的时候，一位身穿黑色羽绒服的中年男人在门口的石阶上磕了磕脚，朝窗口热络地打了声招呼径直走进了店里。他没有马上坐下，而是搓着手，笑嘻嘻地踱到每一个人面前寒暄了起来。

“大伯，侬来啦！”

“哎，是的，来啦。”

“我看侬今早来得晚了些嘛，小心面都没得吃喽！”他身后一位挽着头发的年轻女人故意打趣他。她正举着一把白瓷勺，追着身边男孩的小嘴，想哄他再多喝一口热汤。

“唉，天气实在是太冷啦，爬不起来。”

“哈哈，吃点汤面就弗冷嘞！”说着，那人起身拍了拍男人的肩膀，冲店里的人说了声“再会”，便踏着饱食后满足的步

子悠闲地走了出去。

穿黑色羽绒服的男人顺势坐在刚离开那人的位置上，拉开羽绒服的拉链，松了松脖颈，开始继续跟店里的其他人闲聊。原本因为煮面的水汽而热气萦绕的小店，现在更是一下子沸腾了起来，正埋头吃面的人纷纷仰起头，你一句，我一句，不时地搭着话。闲聊没有确定的话题，甚至不需要知道邻座的人到底在说些什么，完全凭借一种想起什么就脱口而出的默契，竟使得闲谈像面碗里的热气一般和谐地延续。

临近年末，主街上的商店大都关门歇业，我在街上游荡了许久，也没有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最终东拐西拐，无意闯进了这条鲜有人问津的老街。刚一进街，便远远望见滚滚的热气从屋檐下翻腾而出，饥饿在潜伏许久之后被瞬间唤醒，我就这样站在了这家不显眼的店里，站在了墙上的一排菜单前。

这是一家坐落在青石板街转角处的瓦房，临街是一条青色的小河，在冬日清冷的空气里，河面平静得如一条墨绿的绸带，慵懒地卧在两岸的黑瓦白墙间。沿河立着几株上了年纪的老樟树，叶子偶尔飘落河面，与几片残缺的浮萍惺惺相惜，有时落在河边洗菜女人的头发上，或者被风吹到屋顶再滑落到地上的青石板缝里。铁铺、发廊、浴室、面馆、商铺和

人家，在河两侧恰到好处地分布着，像是互相扶持多年的老友，在两岸默默地彼此关注。

店面没有多余的装饰，甚至没有招牌，仅在临街的白墙上开了一个窗，窗后的隔间是厨房，也用来接待进店的来客。隔间旁是一条狭长的通道，直通进店里。店里靠墙摆了几张黑油木桌和几条长板凳，桌子的边角已经被磨得圆滑，常年积累的油污塞在木缝里，给褪色的桌子又上了一层自然的光漆。长条凳的凳腿和木板之间的榫接处早已松动，人若是挪动起来，它就跟着一起摇晃，但不管怎样晃动，总归还是结实的。

“你要吃点什么？”窗口后的师傅用带着口音的普通话笑呵呵地问我。他正好掀起一顶铁皮锅盖，另一只手拿着一双长木筷在锅里快速地搅动。翻滚的热气完全笼罩了他，叫旁人看不清他的样貌，只隐约显出一个瘦高的轮廓。待他盖上锅盖，热气消散，才看清他的模样，是一个瘦削的中年男人，或许是常年身处厨房的缘故，他全身的肌肤仿佛也着上了酱油的颜色。他的腰上系着一条白色的围裙，手臂上戴着一双碎花袖套，穿着打扮和他做面时认真的模样格格不入却又让人觉得再正常不过。挨着窗，放置着一排装满了佐菜的黄色大搪瓷缸，满满一缸的鲜冬笋，切成规整的方片儿，炒至半

熟的猪腿肉，泛着一层晶莹的油光，还有刚剁成末的雪菜，堆成小山的形状。他举起一把沉甸甸的长勺，灵活地挨个舀起一勺肉片、一勺冬笋、一勺雪菜在油锅里煸炒，再淋上一勺酱油，顿时菜香扑鼻，令人垂涎欲滴。寒风在弄堂里呼啸而过，在这样寒冷的冬日里，光是听见这油锅里滋滋啦啦的声响便让人觉得很幸福了。

“那就来碗片儿川吧。”我曾经在许多面馆尝过这道传统小吃，但是味道却都不尽如人意。即便如此，每当我看见菜单上有这道面的时候，依旧会不死心地点上尝尝。我走进店里，在一张木桌边坐下，店里有些昏暗，从窗口透进来的光打在他身体的外侧，在店内人的眼里，他就成了一片带有轮廓的黑色，像是皮影戏里的厨子，挂在窗户上，重复着颠炒、下面、起锅的动作。旧平房的屋顶很低，他总是低着头，弯着腰，当他颠起那口沉重的大铁锅时，更是让人觉得他就要翻进那口锅里，被一起翻炒。

店里的闲谈充斥着各路小道消息，谁家的孩子要生了，哪家同意拆迁了，街道就要整改啦……诸如此类的消息在这里被一个人说给两个人听。那么久过去了，附近的人喜欢聚在一起交流新鲜事的习惯竟然和小面馆一起保留了下来。然而，尽管店里的人聊得热火朝天，聊天的人对于张师傅来

说也再熟悉不过，他却很少跟人说话，只是在厨房里不断地忙碌着，有人进来，他就笑呵呵地抬头招呼一下，除此之外，再也没见他多说些什么。即使在没人点菜的时候，他也待在厨房里，准备下面用的佐菜，仿佛厨房里有着一辈子也做不完的事。

一位上了年纪的阿婆穿着一身花色家居服和一双棉拖鞋，拿着自己带来的饭盒，对着窗口亲切地唤着他，“小张啊，来一碗片儿川，还是放我的碗里哦，我等下来拿。”他赶紧在围裙上抹了抹手，接过了她的饭盒，“没问题的，等下过来取好嘞！”

过了一会儿，他端着一个大青瓷碗从拥挤的桌椅间走过来，把碗小心翼翼地放在我的面前，我看见他的双手像是风干过似的，只剩下一副硕大的骨架，关节处的骨头尤其突出，像是患了病般的肿胀。尽管如此，他的十指仍旧以惊人的力气扣在青瓷碗的边沿，干瘦的小臂因为过度用力而露出一根根青紫色的筋。待碗放稳妥后，他缓缓直起身子，舒了一口长气，对着我摆出了如释重负般的笑容，“慢用！”

足足有三个手掌般大小的青瓷碗盛满了汤和面摆在我面前，令我有些不知所措却又觉得十分惊喜。青瓷碗里，淡酱色的汤底不浓不淡，精细的圆筒面戴着香气袅袅的浇头，一碗

再普通不过的片儿川便显出了煮面之人的精致。面条的劲道恰到好处，冬笋的爽口让人上瘾，这些都不必多说。最让人难忘的是它的汤，当季的冬笋，鲜美可口，和猪肉的香气相得益彰，再加上雪菜的微咸调味，这样的搭配只能用一个“鲜”字来形容。这样的美食自然要慢慢地吃，细细地品，厚实的青瓷碗最大限度地留住了面汤的热气，即使慢悠悠地吃到最后，喝进嘴里的依旧是口热汤，这才是冬日里的一大慰藉。

自此以后，我便常惦记着那家面馆，寻思着年后再去享享口福，谁知前后去了三次都吃了闭门羹。最后一次去的时候，我照常走在老街上，却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沿街的一面似乎刷了层新漆，更扎眼了，街边的店面仿佛全变成了卖古董玩意儿的商铺。我站在新开的面馆外，看着面馆里洁白的墙壁把屋内映得亮堂堂的，新式的桌椅在宽敞的屋内显得一点也不拥挤。零星几个吃面的人里，没有穿黑色羽绒服的中年男人，没有哄孩子喝汤的妇人，更没有拿着饭盒买面的阿婆。

我回想起年前他店里的情景，或许在他长久的沉默和客气的微笑里，或许在他端面给我时，弯腰再起身的间隙，有些东西早已经暗示了如今的一切。我踱步到他的店前，看着寒风敲打着松动的窗档，从破了一角的窗户里倒灌而入，在凛风的低吼里，我仿佛远远地听见了一声，“来一碗片儿川！”